



Section



## 我們所處的時代是帝國主義走向全面崩潰的時代，帝國主義者業已陷入不可解脫的危機之中。

毛澤東

# 美帝陷入不可解脫的經濟危機

毛主席說：「我們所處的時代是帝國主義走向全面崩潰的時代，帝國主義者業已陷入不可解脫的危機之中。」目前，一場四十年來最大的金融危機席捲了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繼英鎊貶值後，又接二連三地出現搶購黃金的热潮，美元處於風雨飄搖，朝不保夕的困境。與此同時，西歐各個資本主義國家去年工業生產指數也大幅度下降，市場萎縮，中小企業相繼倒閉，失業人數劇增。一句話，財政經濟危機就像癌症一樣致傷資本主義世界陷入不可挽救的境地，這個事實，再一次地證明了毛主席英明論斷的正確性，極大地鼓舞了世界各國人民的革命鬥爭，充滿信心把社會主義事業推向最後勝利。

在這次大危機中，影響最大的莫過於美帝國主義，美元完全失去了國際信用，迫使約翰遜將美元變相的貶值，我們知道，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帝爲了實現其獨霸全球的狂妄野心，在全世界進行軍事侵略和經濟擴張，特別是侵越戰爭的擴大，引起空前龐大的財政赤字和日益加速的通貨膨脹，國際收支逆差也不斷增加，美元危機重重。這個時候，美帝的難弟——英國，由於高度的國際收支逆差，英鎊不得不實行貶值，這進一步沖擊着本就動搖的美元的加速崩潰，同時，法國戴高樂政府却採取了對抗的措施，千方百計打擊美元的地位，無疑這是另一個致命傷。

美國去年的工業產量，頭十一個月的生產指數，都低於前年十二個月的指數，六月、七月、九月、十月的指數也都低於前年同期。作爲美國工業兩大支柱的汽車工業和鋼鐵工業，情況更加糟糕。其中汽車產量下降百分之九點六，鋼鐵產量下降百分之五點三（由一億二千一百六十萬噸降到一億一千五百廿萬噸）。其他如製造業，採礦業，鐵路運輸和其他交通運輸，公共事業等重要部門的投資，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約翰遜爲了阻止經濟危機的日益惡

化，去年繼續大幅度增加軍事訂貨和其他軍事開支。但是去年的事實表明，軍事刺激的作用變得很有限，而副作用則愈來愈顯著。例如，由於軍費的急激增加，美國聯邦的預算的赤字，到六月底止的財政年度里，將達到二百五十億到三百億美元。

美帝病重亂投醫，實行什麼「節約計劃」，要求人民束緊腰帶，加強向勞動人民壓迫和剝削，妄圖藉此減低工業生產成本，增進出口貿易，結果，却和它的本來願望相反，美國工人爲了反抗無理的壓迫和敲骨吸髓的剝削，開展了規模宏大、長時期的罷工鬥爭。這反過來加速了美國經濟的惡化。單在去年頭四個月，在美國就有八十四萬各企業工人投入罷工鬥爭，去年整年罷工浪潮此起彼伏，綿延不絕，迫使許多重要工業停產，產量顯著削減。今年，由於約翰遜政府進一步實行了壓迫和剝削勞動人民的政策，引起了美國勞動人民日益強烈的反抗。像產業工人一樣，許多政府僱員也沖破了政府制訂的種種活動的約束，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罷工浪潮。今年二月廿九日起，三萬名美國波羅星達州的小學教師開始了全州範圍的罷教。今天，菲斯法尼亞的菲士堡，大約一千名教師，不顧反動禁令展開罷教。接着，舊金山的一千五百名教師也舉行罷教。與此同時，紐約市當局僱用的一萬名清潔工人，從二月二日起，堅持了九天的罷工，要求增加工資。接着，全納西州孟菲斯的一千多名清潔工人也舉行了罷工。三月十八日，美國在海岸又爆發六萬碼頭工人罷工。這次碼頭工人的罷工，致使一萬十四艘輪船停泊在紐約港口，大量貨物堆積在貨倉及鐵道停貨車場，八千噸糧食腐壞，港口開支損失幾千萬美元。三月廿九日，孟菲斯市的六千名的罷工工友和前往支援的群眾和四千名前德鎮壓的國民軍展開激烈搏鬥。

# 無產階級革命性 與 小資產階級搖擺性

——人民日報編者按——

划清無產階級革命性和小資產階級搖擺性的界限，抵制和克服小資產階級的搖擺性，加強無產階級的革命性，科學性和組織紀律性，這是當前擺在無產階級革命派面前的重大課題。

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大破資產階級思想，大立無產階級思想，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地盤縮小了。但是，我們應當充份重視小資產階級的搖擺性所起的嚴重的腐蝕和破壞作用。

正如列寧所指出：小資產階級的自發勢力從各方面來包圍無產階級，浸染無產階級，腐蝕無產階級，經常使小資產階級的懦弱性，渙散性，個人主義及由狂熱轉為灰心等舊病在無產階級內部復發。列寧指出的這種情況，每個無產階級革命者必須高度警惕。

小資產階級思想嚴重的人，當他們在受資產階級反動派路線壓抑的時候，也會起來反抗，進行鬥爭。他們希望革命馬上勝利，以求改變自己所處的地位。他們可以參加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有利於革命的積極作用。但是，他們在政治傾向上，又往往表現出搖擺，好走極端，華而不實，投機取巧的弱點。他們熱中於極“左”的詞句和口號，在思想和行動上表現出極端的狂熱性和自發的盲目性。而在遭受某些挫折和困難的情況下，又會悲觀失望，表現在政治上的右傾和動搖。特別是在掌權以後，他們的地位有了改變，如果忽視了自己的世界觀的改造，就會打頓下來，不再前進，他們的小資產階級搖擺性，甚至有可能發展到和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相對立，而被階級敵人所利用。

毛主席教導我們：必須善於把我們隊伍中的小資產階級思想引導到無產階級革命的軌道，這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取得勝利的一個關鍵問題。

毛澤東思想指導下的革命群眾鬥爭是一座偉大的共產主義熔爐。革命隊伍中的小資產階級的搖擺性，是完全可以學習和掌握毛澤東思想的过程中，在向階級敵人作鬥爭的过程中，在同工農群眾打成一片的过程中不斷地得到克服的。每個革命同志都要在大革命的海洋中學習游泳，努力增強無產階級革命的堅定性，把自己鍛鍊成爲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堅強可靠的接班人。

〔文匯報〕發表的“無產階級革命性與小資產階級搖擺性”的社論，及時地提出了這樣一個帶普遍意義的重大問題，值得大家好好學習。

隨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深入發展，隨着思想領域里的階級鬥爭的激化，無產階級革命性與小資產階級搖擺性的矛盾便日益顯露出來。這也是人民內部的一種矛盾。我們要活學活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這部光輝著作，用革命的整風精神，大力克服小資產階級的搖擺性，不斷增強無產階級的革命性。這是擺在我們面前的重大課題，也是無產階級革命派戰士的自覺要求。

當前，小資產階級搖擺性的突出表現，是以“我”字爲軸心、片面武斷時“左”時右，好走極端，例如：

自以爲對革命有功，老子天下第一，“唯我獨左”“唯我獨革”，誰的話都聽不進去；對別人，只要他的觀點不一，就斥之爲“老保”，甚至隨意拉出隊伍、要踏平、砸爛對方的組織。

在這個人遭受壓抑時，他要反抗，要鬥爭；一旦

取得勝利、地位起了變化，外界壓力小了，特別是當他掌握了一部分權力以後，就以爲革命到了底，於是就停頓下來，不再前進。

在革命組織內部，獨行甚，一切通過“我”說了算數，大搞首一言堂；一旦“我”字碰壁，喝了幾口水，便轉而鬧極端民主化，撒手不管事，當起“逍遙派”。

凡此種種，在一些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中表現尤爲突出，他們不以爲非，反而自稱爲“革命行動”，或者叫做“造反派的脾氣”！

這里就有一個是非問題：究竟什麼叫做革命行動？我們應該革誰的命？在當前，就是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導，分清兩類矛盾，緊緊掌握鬥爭大方向，全力以赴地革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命；與此同時，革自己頭腦中“私”字的命。這就是無產階級革命性的表現，這就是值得大大提倡的革命行動。相

（轉入第三版）

(接自第二版)

反，上述數例，既不把炮口對准“一小撮”，轉移了鬥爭大方向；同時對自己頭腦中的資產階級司令部又採取了“保”的態度。這不是什麼革命行動，不是什麼“造反派的脾氣”，而恰恰是小資產階級的行動，小資產階級的脾氣。

鑒別無產階級革命性與小資產階級搖擺性的標準是什麼？就是符合不符合毛澤東思想，是最公還是最私。一切小資產階級的思想言論和行動，都離不了一個“私”字。正是這個“私”字擋住了視線，迷住了心竅，使一些同志陷入了盲目性，以感情代替政策，以個人恩怨判斷是非，採取了錯誤的行動。

小資產階級的搖擺性的滋生蔓延，給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帶來極大的危害。它在革命隊伍內部成爲發展和鞏固革命大聯合的嚴重障礙成爲干擾無產階級革命路線，背離鬥爭大方向，渙散革命組織性紀律性的腐蝕劑；並爲階級敵人打入革命陣營，進行反革命復辟活動提供了缺口。更爲嚴重的是，如果听任小資產階級搖擺性發展下去，就會生長資本主義勢力，就會出修正主義，就會出新的資產階級的代理人。

當此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展開總決戰的關鍵時刻，各種思潮都要跑出來登台表演，同無產階級思想較量一番。在這個時候，小資產階級搖擺性的滋長，更是不足爲怪的。我們的國家是一個小資產階級成份極其廣大的國家，我們的黨就處在這個階級汪洋大海的包圍之中。而「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他們的思想意識是一定要反映出來的。一定在政治問題和思想問題上，用各種辦法頑強地表現他們自己。要他們不反映不表現是不可能的。」廣大無產階級革命派，應當正視這個矛盾，敢於暴露這個矛盾，分析批判這種思潮的階級根源和思想根源，以便刨樹挖根，在靈魂深處開一番滅資興無的革命。

小資產階級是這樣一個階級，當它自己受到壓抑時，有一定的革命要求；但是，由於它在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上受着小生產的狹隘性、散漫性、孤立性和保守性的限制，在思想上又存在着主觀性和片面性，故在政治傾向上容易表現爲左右搖擺，好走極端。因此這種人，可能是拉車前進的，“但弄得不好，就會變成了“拉車屁股向後”的人。

要徹底克服小資產階級的搖擺性，增強無產階級的革命性，就要遵循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教導，“在自己的工作和學習的過程中，逐步地樹立共產主義的世界觀，逐步地學好馬克思列寧主義，逐步地同工人農民打成一片，而不要中途停頓，更不要向後倒退，倒退是沒有出路的。”轟轟烈烈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座清除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大熔爐。我們要同階級敵人作鬥爭的過程中，在向工農學習，同工農群衆打成一片的過程中，逐步地學習和掌握毛澤東思想，大力提倡唯物辯證法，堅決反對形而上學

，不斷清除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污泥濁水。這樣，就能大大增強革命的堅定性，就能永保革命的青春。

翻開五四運動以來的歷史來看，真正能夠百折不撓地堅持革命終而成爲無產階級革命家的人，總是那些老老實實沿着毛主席所指出的革命化的道路前進，刻苦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永遠和工農群衆打成一片，不愛出風頭，踏踏實實地爲人民服務的同志，而另一些不學習、不改造，終日像浮萍一樣浮在上頭的人，結果都成爲歷史上來去匆匆的過客，成爲政治舞台上曇花一現的人物，自己毀了自己。

今天，在毛澤東思想的光輝照耀下，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熔爐中，許多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積極投身進去，爲革命沖鋒陷陣，立下了不朽的功勳，同時在思想革命化的道路上邁出了一大步。但也有一些人，他們由於本身存在小資產階級的搖擺性，而又不願在鬥爭中進行艱苦的改造，只能在一段時期內充當革命的同路人。這種人，盡管也能幹一點革命工作，但每當革命深入發展，特別在轉折關頭的時候，他就停頓了，動搖了，甚至倒退了，最終被革命的車輪遠遠地拋到後面去。

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深入展開的今天，是做革命的同路人，還是做徹底的革命派？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嚴重的問題。

歷史無情，前車可鑑。無產階級革命派的戰友們，讓我們沿着毛主席所指引的方向永遠前進，決不動搖，革命到底！誓不回頭！

轉自〔人民日報〕



## 如此蘇美“文化合作”

蘇修大肆鼓吹同美帝搞“文化合作”，這是蘇修追求“蘇美合作主宰世界”，推行“和平共處”的投降主義總路綫的必然產物，也是他們在蘇聯大搞資本主義復辟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早在一九五六年，克魯曉夫就在臭名昭著的聯共二十大提出：「我們希望在為和平和各國人民的安全的鬥爭的方面，以及在經濟和文化方面，同美國友好合作。」

於是，一批蘇修御用文人，按照克魯曉夫的調調，唱起蘇美“文化合作”的贊美詩來。臭名遠揚的反動作家肖洛霍夫，用奴才的腔調向美帝獻媚說：「讓我們互相來往吧！我們沒有什麼可爭論和鬥爭的。」老右派愛倫堡大肆叫嚷：「任何思想上的分歧都不應該成為文化合作的障礙」，並且鼓吹大量翻譯出版美國反動資產階級作家的“傑出作品”。

自從一九五八年蘇美文化交流協定簽字後，蘇修美帝的文化團體、個人以及演出單位的互相訪問活動，日益頻繁，演出、出版書籍、舉辦各種各樣的展覽會、交換電影、開放新聞、互贈文物，還是什麼“俄美建交週年紀念”等等，真是五花八門，無奇不有。

蘇修集團販運大量的美國反動資產階級作家的作品，充斥蘇修報刊。僅就勃列日涅夫、柯西金集團上台後的第一年即一九六五年為例，蘇修近六十種報刊登載了西方文學作品二百二十餘篇，其中大量的的是美國貨。蘇聯《外國文學》雜誌如數家珍地列舉他們發表美國“垮掉的一代”創始人克魯亞克的《在路上》、塞林格的《麥田守望者》等反動作品，吹捧它們是“這些流派最傑出的代表作”。蘇修集團就是要利用這種精神鴉片，來腐蝕蘇聯人民的革命意志，在蘇聯大搞資本主義復辟。

蘇修集團叫嚷“把窗戶打開”，就是對美帝實行門戶開放政策。世界上最反動、最腐朽、最醜陋的美帝文化，像決了口的洪水一樣，一股腦兒湧進蘇聯。什麼“美國之聲”，“爵士音樂”，“抽象派”、“現代派”繪畫，“先鋒派”戲劇，好萊塢電影，阿飛舞等等，充斥蘇聯。

一九六二年美國古德曼爵士樂隊在莫斯科演出時，克魯曉夫親自出馬捧場，帶頭鼓掌。這個大叛徒對新聞記者說：「我欣賞這種音樂」。在克魯曉夫的倡導下，蘇聯社會上掀起了一股“爵士狂”。

蘇修集團利用各種宣傳機器和場所，向蘇聯人民推銷美國的阿飛舞、搖擺舞、扭擺舞等病態和猥褻的舞蹈，用以毒害和腐蝕蘇聯人民。他們恬不知恥地吹捧這種低級下流的動作“已成為原子世紀的奇跡”。

蘇修為了顯示向美帝國主義的藝術學習的成績，還

不止一次地派舞蹈團赴美。一九六一年蘇修莫伊塞也夫舞蹈團在美國演出了搖擺舞。美國《新聞報》在評論這家舞蹈團的演出時說：「現在我們甚至在搖擺舞方面也不是領先了。」一九六四年六月，美國《生活》雜誌評論蘇修藝術家向美帝國主義的藝術“學習”的情景時贊嘆：「噫，真有這樣的事，莫斯科開始學起百老匯來了……，他們的動作和閃閃破光的裝飾可以使任何資本家脈搏加快。」美國報刊的這些評論，表明蘇修的文化藝術已經同美帝國主義的文化藝術完全同流合污，成為一路貨了。

蘇聯的戲劇舞蹈，同樣充滿着蘇美“文化合作”的“激情”。美國黃色戲《兩個打秋千的人》也曾經在莫斯科上演。蘇修把《窈窕淑女》、《公共汽車站》等色情的美國戲，搬上自己的舞台，同時還熬費苦心，竭力把這些壞戲演得符合美國主子的口味。而蘇修導演們在導演這些戲時，甚至還要“考慮到西方客人怎樣評價”。從這裡人們可以看出蘇修已墮落為美帝文化附庸的無恥嘴臉。

蘇修在推銷美國電影方面，更是不遺餘力。蘇修不僅通過各種報刊大肆吹捧美國影片，而且專門為反動的美國電影出版書籍，廣為宣傳。一九六五年蘇修文化部藝術史研究所推出版的《西方關於戰爭的電影藝術》一書，對於美化美帝頭子，為美帝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開脫罪責的美國影片《五月的七天》、《紐倫堡審判》等，作了肉麻的吹捧。

勃列日涅夫、柯西金集團當政以來，為了討好美國主子，不惜花費巨資購買大批美國影片。蘇修竟以二十萬美元的高價，買了一部《這是瘋狂、瘋狂、瘋狂的世界》的美國影片。這部描寫一伙強盜發狂的影片曾在莫斯科的四十二家影院上映。此外，描寫兇殺案的《七好漢》、《綠街小舍》等美國片，也在蘇聯人民中散播了大里毒素，特別是腐蝕了青少年，使他們走上犯罪的道路。對於這樣一些美國精神鴉片，蘇修報刊竟熱大肆吹捧它們的“成功”。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日《蘇維埃文化報》無恥鼓吹，要研究這些美國影片確“成功奧秘”，以用於蘇修“所需要的目的和任務”。這也的確是他們的真心話。

通過美蘇“文化合作”，美國還經常在蘇聯舉辦各種展覽會。從抽象派畫展到廣告展覽，甚至展出奇裝異服，招徠顧客。一九五九年美國在莫斯科舉辦的“科技和文化成就展覽會”，美國報刊直言不諱地供認，其目的就是宣揚“私人經營的優越性”，“煽起蘇聯人民回到資本主義制度的願望”。而克魯曉夫却在這個展覽會的開幕式上鼓吹它對蘇聯是“有益的”







